



放逐案头山水间

■ 江苏太仓 李仙云

当疫情再次给我们的生活摁下暂停键，静坐于温馨静谧的“陋室”，一杯香茗在袅袅热气中，氤氲得满室飘香，轻呷慢品，一股清香由舌尖滑入肺腑，让人顿觉神清气爽。翻开泛黄的书卷，张潮《幽梦影》中的一句话映入眼帘：“文章是案头之山水，山水是地上之文章。”随着年岁的增长，越来越喜欢在阅读中过滤心间的烦忧，在细品静读中，跟随古人的文字，让心灵放逐于“案头山水间”。

“山光拂槛水绕廊，舞鸾归咏春风香。好鸟枝头亦朋友，落花水面皆文章。蹉跎莫遣韶光老，人生唯有读书好。读书之乐乐何如？绿满窗前草不除。”元代翁森的首首《四时读书乐·春》，跨越千年的光阴将我从初冬带入鸟语花香的仲春。在时光叠合中我宛若那千年前倚栏握卷的女子，静坐于阳光醉人的堂榭亭阁间，潺潺溪流从廊边欢快地流过。春风拂柳花香四溢，鸟儿在枝丫间眺望呢喃，它们似伴我读书的友人，总在与我两两相望，互诉心声。落花流水，道是无情却有情，世间多少悱恻缠绵的故事，如那枝间繁花，开了又谢，谢了又开，皆可融入笔端，与书卷一起在岁月深处飘香。书是挚友也是良师，它总能引领我们看到生命的蓬勃与昂然生机。

若说读书之趣，我极喜欢明朝宰相于谦的那首《观书》，“书卷多情似故人，晨昏忧乐每相亲。眼前直下三千字，胸次全无一点尘。活水源头随处满，东风花柳逐时新。金鞍玉勒寻芳客，未信

我庐别有春。”在那个科举进入后期的年代，多少“寒士”带着功利之心把读书视为进入仕途升官发财的“敲门砖”，而于谦却把书卷视为故友，早晚与之亲近，乐读不倦。其实文字有时就像舟船，它能让我们从凡尘的俗务杂事中抽离出来，将人度化到心无杂念、尘埃不染的彼岸佳境。正如朱熹那句“问渠那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”，唯读书能为“精神之泉”注入能量活力，祛僵除腐，让灵感喷发。那些“金鞍玉勒”大费周折去四处“寻芳”的人，是很难懂得书中自有四季，而每个季节都妙曼多姿地难以言说。

关于读书的妙处趣味，古人早已用尽锦词佳句大加赞咏，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”，安居又何须“架高堂”，娶妻也莫愁“无良媒”，书中皆可觅得。这看似“画饼充饥”的戏言，其实寓意深邃。而每每读到清朝萧抡谓的诗，“人心如良苗，得养乃滋长。苗以泉水灌，心以理义养。一日不读书，胸臆无佳想。一月不读书，耳目失精爽。”这首诗顷刻就让我想到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黄庭坚的那句：“一日不读书，尘生其中；两日不读书，言语乏味；三日不读书，面目可憎。”

其实无论古时还是今日，读书都是滋养一个人精神品位的最佳良方。隔窗遥望碧空中那轮明月，回望平地里那些清冷孤寂的日子，因为有书相伴，竟让心中滋生出许多隽永与美好，犹如那株在阳台上兀自绽放的牡丹吊兰，将一份妙曼与诗意悄然传递，让芬芳静植心间，这便是读书之妙。



书史足自悦

■ 安徽池州 赵柒斤

手机和互联网成为成年人每天接触媒介的主体之时，我始终保持每天翻阅纸质书习惯，原因是“书史足自悦……勿为名所驱”。

全民阅读时代，数字阅读普及，海量读物出版，阅读选择的改变，确实影响了阅读效果。于是，阅读时间总被各种各样的借口给打扰：心血来潮定下的打卡任务，却因没有配套的长期计划付诸东流；专业性较强的书本身就存在阅读难度，令人望而生畏；更何况，智能阅读市场上，还有那么多伴读类的知识服务产品。面对选择困难，我便常常从老旧书中寻“愉悦”。

每当夜幕降临，走进书房，书橱里那些以往“亲近”多次的“老旧书”立即由“正襟危坐”变得活泼起来，常常弄得我难以取舍。有的书被我“搂”着就上了床，斜靠在格子上其它老书就拼命朝我“挤眉弄眼”。有时，我并没翻动她们，但被我放在桔黄色的台灯下端详抚摸一番，她们就有了灵气，像一个个精彩的导游，让我情不自禁地踏上一条条妙趣横生的小径，顺着她们轻松地走进历史事件、人物心理、时代风气或气象的变化、天灾及人祸等中，令我浮想联翩，构成让自己涉足的空隙，起伏间使我充满了期待。这种感觉是不可能从网络和智能手机屏幕跳来跳去地“浏览”所能获得的。

譬如翻《诗经》、《精卫·填海》中的公主就变成了美丽的鸟，她用嘴不停衔石子填海，那种征服自然矢志不移的动人情景就浮于眼前；览《庄子》，那鲲鹏展翅邀飞，从九万里的高空俯视人间，幻化成的许多哲理便闪现脑门；而“四大名著”更是妙不可言。“三国”是一部正史，写了一个大时代，玩的都是心计，侧重在治国、兴国、安国、丧国，说的是官；“水浒”是野史，写了一帮大英雄，玩的是义气，侧重在志气、勇气、义气、霸气，说的是盗；“红楼”是家史，写了一个大家庭，玩的是感情，侧重在亲情、爱情、人情、民情，说的是人；而“西游”是妖史，写了一群大妖怪，玩的是神灵，侧重在情趣、野趣、神趣、妖趣，说的是怪。即便对“四大名著”没兴趣之人，听我如此一说，有没有醍醐灌顶之感啊？而唐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和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又分别像唐、宋的“晚报全集”，天文地理、娱乐八卦、奇谈怪论等无所不括，捧上这两本书，顷刻间便“穿越”到唐宋时代。而读西方先哲柏拉图和他弟子亚里士多德，这对师徒关于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思辨论争似乎就响彻在耳旁……

当然，数字、智能阅读不知疲倦袭来时，我自然做不到“老学究”们摇头晃脑死守“传统”的矜持，智能“浏览式”阅读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的阅读方式，可读书“本性”上，我仍有些“冥顽不化”，总喜欢栖于安静的一隅翻经典、读名著。捧上那些“老旧书”，仿佛听见了鲁迅先生为拯救国民的心理的呐喊；听见了少年时代的普希金在他故乡吟诵美丽动听的诗歌；听见了范仲淹在《岳阳楼记》里发出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劝告……每次看“老旧书”，都强烈感受到，因为人们在其涉足的领域最终无法绕开“经典”，她们才像“透视镜”，能够让我从一种综合的或独特的或不同的视角认识历史、透视时代、展望未来。

当然，对老旧书的阅读，我仍面临语言的贫乏，把握不住其精髓，表达不了独特的见解，许多经典中隐含的诸多思想、诸多哲理犹如练习过神行百变一般，让我始终难以抓住。但每次亲近它们，又让我有种失败的寻宝者再次鼓起挣扎的强大信心。虽然“老旧书”在“口水书”“电子书”等“围攻”下境况并不太好，可我对它们始终心怀敬意。因为，对我而言，老旧书是坚硬的现代生活中的一丝柔软，散发出的虽是一点微温，可始终能让我在风雪旅程中驻足小憩、打量行程，暖暖身子后重新振作精神继续上路。

父亲的书柜

■ 安徽休宁 叶荣荣

父亲算个读书人，这么说，不仅因为他是文革前重点大学毕业，还因为，他跟我母亲结合时，提溜着一麻袋书。

书带来了，却没地方摆。七十年代初期，大家普遍不富裕。父母又都没有长辈接济，全靠自己起家，自然没有条件置办书柜。父亲于是寻摸了一堆长短宽窄不一的木板条，敲敲打打做了一个书柜。木板条拼接得不齐整，也不端正，书立在上面，高低错落，东倒西歪。这个简陋的矮家伙成了我们家一道特别的风景，来个客人就会问，干嘛把书摆在鞋柜上？

但这不妨碍父亲看书。得了空闲，他便抽出书来，拉过木竹椅坐下，饶有兴味地读。在我有了自己的“书”后，就跟父亲抢占起书柜。书柜低处的几层，被我的连环画霸占后，父亲不得已将这几层的书垒到了上层。书柜头重脚轻，斜得更厉害，看上去随时都有可能垮掉。

父亲开始在母亲跟前念叨想做一个书柜，一人多高，带玻璃门的那种。念叨得多了，母亲就会叹气。从我记事起，外婆跟着我们生活，没到月底，家里就会周转不开，在外借上一点。下月初领了工资，先把借的钱还掉。快到月底，又不够了，只好再借。周而复始，日子要靠“借”才过得下去。那是一段艰苦的岁月，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这么描述。父亲肩负着生活和工作的双重压力，是读书缓解了压力，给了父亲力量，让他看起来风轻云淡。父亲的内心对书柜是渴望的，却成了奢望，他应该是沮丧和不甘的。

心有所念，终有回响。在我小学快毕业时，父亲梦想中的书柜终于立在了墙角，显得高大时尚。一人多高，好几层，外拉门，但是没玻璃。父亲将一块塑料皮割成四块，裁剪整齐贴在门框上，当做玻璃，虽然美中不足，但是父亲很满足。我也用一个纸壳箱收藏起那些连环画，开始窥探起父亲的书来。

父亲的书大致分为专业书籍和文学著作两类。化工专业的书我没什么兴趣，小说大部头吸引了我的目光，我踮起脚，一本又一本地将它们抽出来，再塞回去。如此，我的少年时光总算有了读书的记忆。

窗外大雪纷飞，天寒地冻，我依偎着温暖的火盆，《水浒传》读得痛快淋漓。人说，“少不读水浒”，我至今都不以为然，因为成年的我既没有匪气，也没有豪气。不过倒是几分躁气，不知这是不是拜水浒所赐？读完水浒传三国，读完三国读西游，唯独没有耐性读红楼，至今都是一件憾事。

有一次，我发现父亲反复翻看着一本小说，还认真写着读书笔记，这勾起了我的好奇。初中毕业的暑假，我目不转睛读完了它，顿时感觉书柜里的其它书都黯然失色。《第二次握手》让我激动难抑，心潮久久难平。我急不可耐地追问父亲，苏冠兰与丁洁琼的结局为什么是握手？父亲沉思良久后说，长大了，你才能懂。我忽然觉得父亲像苏冠兰，而母亲不是丁洁琼，甚至也不是叶玉茵。

成年后，我喜欢上了文字，每每拿给父亲看，父亲总说，“还是书读得不够，缺少些静气。”我俯首听训，自知心浮气躁，读书不得要义，笔下缺少积淀。

前几年，我遭受了一些变故，内心的沉郁和激愤促使我静下心来读书。读书的目的也与往日有别，丢了功利，重在修心。日久坚持，渐觉澄澈涌动，眼清心亮，落笔也少了磕绊。

父亲老了，读书看报不再轻松自如，书柜也落灰沾尘。而我，还会时常打开柜门，随意抽出一本，嗅一嗅夹杂着霉菌气味的书香，成了一种癖好。在我看来，眼前这一排排书的气息里，埋藏着温暖和感动，这是我的人生中不可失去的前行力量。

